

谎言——只是为了拼凑出那所谓的真相

Twelve Mirrors

A stylized graphic of an eye, composed of a yellow iris with a red pupil and black outlines, set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blue and black geometric patterns.

十二镜面

张墨爱吃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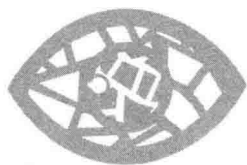
著

ZHANGMOAICHYU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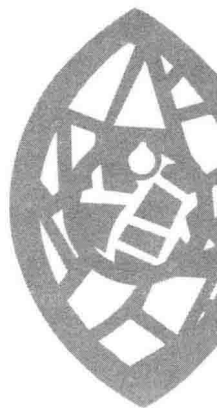
川文艺出版社

Twelve Mirrors



十二镜面

张墨爱吃鱼 —— 著



 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二镜面 / 张墨爱吃鱼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5411-4975-7

I. ①十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12411号

SHI ER JING MIAN

十二镜面

张墨爱吃鱼 著

出品人 刘运东
特约监制 黄 琰
责任编辑 谭 黎 奉学勤
特约策划 刘丽伟
责任校对 汪 平
特约编辑 赵璧君 张盛楠
封面设计

ABGOM 设计工作室
电话: 010-88118896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(发行部) 028-86259303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60mm×235mm 1/16
印 张 19 字 数 280千字
版 次 2018年4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975-7
定 价 39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更换。010-85526620



KUWEI

酷威文化

图书 影视

目
录

c
o
n
t
e
n
t
s

楔 子	001
第一章 明日之星	007
第二章 我们都是猴子	047
第三章 陈公馆的命案	081
第四章 动车谋杀案	141
第五章 我是杀人犯	183
第六章 消失的男人	237
第七章 最后一次	271
尾 声	295

楔子

2013年7月14日 家中

有些人，有些事，像埋葬在心里的一块坟墓，每当夜深人静，每到灯火阑珊，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，无力又苍凉。

在我漫长的刑警生涯中，曾遇到过无数离奇古怪的案件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，却无非两件案子，周然、周康的双胞胎弑父案，还有就是富商陈佑桥的“辛西娅之泪”案。

前者虽然波折不断，至少最后还算有了结论，但后者直到今天仍困扰着我，始终没有答案……

案子距离今时已经整整七载光景，我奔跑在路上，没放弃过寻觅答案，它像一场永恒不休的噩梦，每次回忆起，都让我感到自己的渺小与苍白，在那股强大的力量面前，我简直一文不值。

2006年7月份，警方接到陈公馆一名叫阿香的女佣的报警电话，城中富商陈佑桥在家中遇害。我作为案件主要负责人，等到达现场时，陈佑桥已经气绝身亡，尸体上没有发现任何外伤，房间里也无争执打斗过的痕迹。

根据阿香的说辞，别墅里因为特殊事宜，除了负责花园的园丁之外，所有用人都在陈佑桥的示意下，由府中王管家安排，暂时离开别墅。阿香则因为要负责陈家那个患有自闭症的少爷的饮食起居，才留在了别墅。当时陈家少爷不见踪影，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般满屋子寻找。

就在她急得要发疯的时候，听到陈佑桥的房间里传来阵阵争执声，她正犹豫着要不要进门看看情况，房门突然打开，陈佑桥的司机李松慌慌张张地从房间里跑出来，以谨慎细心著称的李松，此刻却根本没注意到阿香就在一旁。她来不及细想，冲进房间，正看见陈佑桥仰面瘫在地上，陈佑桥的贴身保镖严老九蹲在他的身边，撕扯着他的衣领，模样甚是骇人。她吓得不轻，赶紧躲到角落报警。

就在警方刚刚到达别墅的时候，李松却随后带着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至。直到今天，我也没想通，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。

李松的说辞与阿香截然相反，按照他的说法，当时他们正在跟陈佑桥在房间里开会，不料陈佑桥心脏病突发，李松第一时间通知了私人医生和救护车，并特意跑到路口，等着将救护车带到别墅里，老九则留下照看陈佑桥，并一口否认当时正在行凶。

我查询过医院的急救电话，跟李松所言基本相符。

更何况如果他们是凶手，为什么会叫救护车？除非他确定人已经死了！否则岂不是自曝身份？

但这件事本就矛盾重重，这也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部分而已。

我问他们，到底是什么样的秘密会议，需要所有用人都离开？两人三缄其口，保持沉默，称其为商业机密。

紧接着，事件发生了第二次反转，刑技处在陈佑桥喝水的杯子中，发现洋

地黄的成分。洋地黄在中医的角度来讲有医疗心力衰竭的功效，但长期服用或大量服用反而会引发心脏类疾病，而负责陈佑桥的饮食的人，正是一开始报警的阿香。

就在我们着重调查阿香的作案动机的时候，又有了第三次反转，警方在会客室的柜子里发现一名十四五岁的男孩，证实为陈佑桥的独子——陈恩赐。

陈恩赐是个轻度自闭症患者，那天不知道为什么，竟然阴错阳差地跑到陈佑桥卧室的衣橱里，刚好目睹了案发的全部过程。

我很兴奋，相信只要有了他的供词，很快就能真相大白。

但显然我高兴得太早，他似乎受了刺激，自闭症的病情加重，从被发现开始就一言不发，无论我们用什么手段，始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。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，却无意中发现他在草纸上画的一幅画，画中的场景就是陈佑桥的卧室。

画面里陈佑桥正坐在椅子上，面前站着三个凶神恶煞的男人。根据每个人的特征，我很快就辨认出其中两个人分别是保镖老九和司机李松，第三个男人却是黑乎乎的一片，认不出身份。

显然他是将那天发生的事情画了下来，三个男人气势汹汹地对着陈佑桥，来者不善。这幅画基本已经说明了问题，陈恩赐却没有任何解释。

第三个人的身份就是破案的关键！

就在同时，我们查到李松嗜赌成性，案发的时候还欠有一大笔外债，李松也对此供认不讳。从经济犯罪角度考虑，他完全具备作案动机，却没有直接证据。

但案件中有个至关重要的难点。

陈佑桥身上没有伤痕，也就是说凶手并没有直接对他行凶，我推测凶手可能是还没来得及行凶，陈佑桥就因为惊吓过度，导致心脏病突发身亡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并不是直接谋杀陈佑桥的凶手，而是间接导致了陈佑桥的死亡，证明这种间接关系的存在成了案件的关键！

我们以往破案惯用的痕迹学仿佛失去了用处，凶器证物这方面几乎可以宣

布放弃——没动手哪来的凶器？所以想要破案，只能依靠证人的证词，并且查明那段时间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我们将老九和李松分别控制起来，审问第三个人的身份，但两人口供出奇一致，一口咬定现场没有第三个人！并且坚称自己的无辜。

我派人调出所有监控录像，又走访了周围所有的人家，包括阿香在内，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第三个人的踪迹。

陈佑桥的卧室虽然有窗户，但一直是封闭的状态，出口只有大门一个，他到底是怎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悄然消失的，至今都没有答案，那个人仿佛从没存在过，像空气一般，消失于虚无之中。

终于等到上庭的时间，陈恩赐出庭做证，那天他一反常态，说了一句很长的话。

“他们三个绑架了爸爸，要‘辛西娅之泪’，爸爸的钻石。”

霎时间全场哗然，老九和李松脸色骤变，但接下来无论法官怎么发问，陈恩赐都再没有说过其他话。

我坚信第三个人的存在，也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一颗名叫“辛西娅之泪”的钻石，但始终拿不出能够证明第三个人存在的证据，钻石找不到，也就无法证明他们的犯罪动机。最后因为证据链出现了明显的纰漏，法院并没有采纳患有自闭症的陈恩赐的证词，老九和李松被当场无罪释放。

我输得不甘心，几年间拼尽力气想要查出第三个人的身份。可这么多年，却还是一无所获，他的背后像有一种无形的力量，将我挡在外面，无法渗入。

还有那颗名叫“辛西娅之泪”的钻石，随着网络的发达，钻石的资料在网上也随处可见，那是一颗源自英国的钻石，又被称为“魔石”，传说它的每一任主人都不得善终，而有记载中的最后一位主人，就是陈佑桥，他的宿命似乎也无形中证实了“辛西娅之泪”的悲剧传说。在那之后，那颗钻石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，再也没人见过它的踪影。

我也没有。

七载的光阴，我经常 would 做同样的梦，那个面目模糊的男人，手中拿着一颗光彩璀璨的钻石，对我狞笑着，似乎在嘲笑我的无能，每次从梦中惊醒，我都会出一身冷汗。

一个男人，一颗钻石，那是我永无止境的噩梦……

（文字源自刘康的刑警手记。）

第一章

明日之星

他连续敲了敲门，房间里一点儿反应都没有。他又四周巡视了一圈，窗户上糊着报纸，根本看不见里面的情况，只能隐隐约约透过里面的光亮看到一个坐在地上的人影形状……

首卷

天空灰蒙蒙一片，暴雨骤至，事先没有丝毫征兆，伴随着电闪雷鸣，远远望去，天空中出现数条裂缝，流露出刺眼的白光。残月被隐藏在一片乌云当中，四周昏暗阴沉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暴雨来得急，去得也快，不多时就已经悄然而去，用鼻子嗅嗅，还能闻到藏在空气中的泥土气味。

此刻，赵大友正耷拉着眼皮，一副愁眉不展的模样，见雨势停了，起身从帐篷里走出来，在外面伸了伸腰，重重地呼了口气。随后，他又用手摸了摸地面，已经完全湿透，看来晚上扎营睡帐篷的念头只能打消。

李威也从另一座帐篷里钻出来，两个大男人相视苦笑，想法应该差不多。

赵大友和李威是发小，两人从小一起长大，关系匪浅，就算成家立业，也会隔三岔五地约出来见面喝酒。

赵大友看着地上湿漉漉的泥土，心中一阵抑郁，心气不顺，郁气积在胸腔里堵得难受，根本没处诉说。年前他就已经计划和李威带上各自的老婆孩子出来野营，最后却一拖再拖，直到昨天才好不容易向领导申请下来年假，一家三口兴致盎然地出门。明明白天还一副晴空万里的模样，谁知道晚上骤然翻脸，

照现在的情景，野营怕是泡汤了。

“看来晚上计划要改了，帐篷是睡不了了，要不我们开车回家算了。”赵大友无奈地说道。

“不要，我还从来没睡过帐篷，好不容易出来一次，我才不要回去呢！”赵落落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跑了出来，一副气呼呼的样子，“不高兴”三个字就写在脸上，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？

何况朋友圈都发出去了，现在回去太没面子！

“落落，听你爸的话，今天不行！你看看这地面都湿成什么样子了，就算勉强睡了，第二天也会生病，不要胡闹！”落落妈也不再惯着女儿，语气严厉。

“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今天就要睡帐篷！”赵落落撅起小嘴，使出看家本领——撒娇耍赖。

赵大友也是一阵头疼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出来野营的目的本就是哄女儿高兴，现在却偏偏遇上大雨，这下两边都不落好，他在心里暗骂自己糊涂，怎么会相信天气预报。

李威稍稍安抚了一下孩子后，看着苦恼的老友，眼珠子骨碌一转说道：“这样吧，老赵，记不记得咱们白天爬山的时候，看见半山腰的地方有间房子？要不咱们过去看看能不能暂住一晚上，其他的等明早再说？”

“哪间房子？”赵大友一时没反应过来。

李威提醒他道：“就是白天我们上山采野果看见的那间，你还说怎么会有人在这种鬼地方盖房子的那个！”

赵大友拍了下脑门，好像是有那么回事，想起来是想起来，不过他还有些自己的考量。

“咱们一大帮人，这么晚去打扰人家不太好吧？”

“谁还没有个特殊情况？再说，你看落落好不容易出来玩一趟，总不能太扫兴吧！”李威知道自己这个老朋友为人老实，都这个时候了还替别人着想。

“这……”赵大友迟疑一下，但转念想到女儿白天那副兴致勃勃的样子，随即咬咬牙点头道，“那就去看看吧！不方便再说！”

“太好啦，不用回家啦！”落落听到老爸答应后，跳起老高，兴奋地拍手。

“看你说的，回家有那么不好吗？”赵大友看着女儿宠溺地笑了笑。

落落妈撇了撇嘴，不满地说道：“还总说我惯着女儿，也不看看你都把她宠成什么样子了？”

李威也跟着打趣道：“我看大友就是个女儿奴。”

赵大友什么都不怕，就怕自己的老婆，结婚十几年了还恩爱得像新婚小夫妻。他红着脸憨憨一笑，说道：“我那不是替你分忧解难吗？”

他刚想摆出父亲的威严，象征性地教训赵落落两句，结果女儿古灵精怪地冲他做了个鬼脸，立马躲到母亲身后，他拿这个宝贝女儿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
“那就走吧，咱们两个先上去看看情况，让他们在这儿等消息吧？”李威说道。

“好吧，咱们走！”赵大友从帐篷里抽出手电筒就准备上山。

两人刚要走，落落却又跳出来说道：“我也要！”

赵大友立刻板起脸道：“不行！你跟你妈妈还有陈阿姨她们在这等着，就知道胡闹！”

落落嘟起嘴，声音委屈地说道：“你就知道凶我，说好了出来野营，就让我在一个地方待着有什么好玩的？”

“别胡闹，老老实实地待着！”赵大友总算端出点当父亲的架子来。

李威劝了一句：“算了，老赵，让落落跟着吧，有咱俩看着，能出什么事？”

“太好了，李叔叔，我肯定乖乖听话！”然后她又转过来，一改刚刚委屈的模样，拉住赵大友的手掌，撒娇道，“就让我跟着一起去吧！”

赵大友哭笑不得，最后叹了一口气，妥协道：“老李，你真是……唉，行行行，听你们的，不过事先说好，你可千万别乱跑，听见没有！”

“嗯嗯嗯，我肯定听话，绝对不给你找麻烦！”落落调皮地吐了吐舌头。

“走吧！”

三个人结伴上山，所幸乌云终于散去，罅隙中露出惨白的月光，在手电筒微弱的光影中，勉强能够看清山路。看着女儿一脸兴奋的模样，赵大友想着，

在城市里出生的孩子们很少有机会体验这种生活，也难怪她不想回家。

大约走了一小时，赵大友心里隐隐有些发虚，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，问道：“老李，确定是这条路吗？我怎么记得那间房子好像没有那么远？”

李威也说不准，不确定地说道：“我也不清楚，白天看的路况和晚上不太一样，应该快到了吧？”

“那个发光的是什么地方？”落落停下来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萤火微光，三人定睛望去，好像就是白天看到的那间房子。

“哈哈，果然还是落落眼力好！”李威笑着道。

“先过去看看再说！”

三人又走了五分钟左右，终于走到房间门口，看见里面的灯还是亮的，想着应该有人在，这荒山野岭的地方，能找到一家住户简直是不可思议。

落落突然奇思妙想地说道：“这里该不会是《倩女幽魂》的兰若寺吧？专门吸引在山里迷路的人，吃他们的肉，喝他们的血。”

赵大友瞪她一眼，心里嘀咕着，也不知道这孩子像谁？说话总是不经大脑。

他敲门喊道：“有人在吗？我们是外地来野营的游客，刚刚碰上大雨，能不能让我们暂住一晚？”

李威强调道：“我们不会白住，会付钱的！”

他又连续敲了敲门，房间里一点儿反应都没有。

李威四处巡视了一圈，发现这里并不是一间农房那么简单，四周防护得尤为严密，就连窗户上面都镶着铁栅栏，好像是在提防着什么，而且窗户上糊着报纸，根本看不见里面的情况，只能隐隐约约透过里面的光亮看到一个坐在地上的人影形状。

他碰了碰赵大友，指着窗户上的剪影，小声道：“里面有人，但不愿意开门。”

赵大友一声苦笑，估计人家是把自己这群人当成坏人了。他无奈地摇摇头，对里面喊道：“老乡，我们不是坏人，真的是游客！”

里面还是没有任何反应，赵大友叹口气，道：“算了吧，没办法，只能回家了！落落，咱们走吧！”